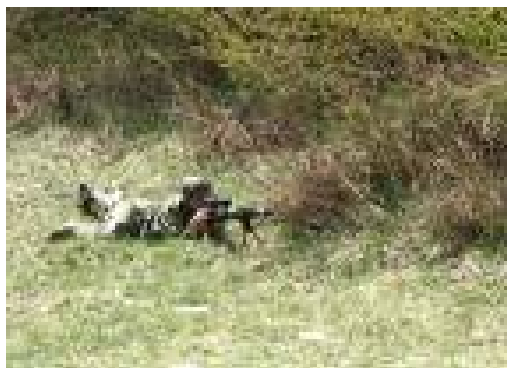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一個有仁有義的故事》



我外祖父生前曾告訴我一個故事，是一件真人真事。他每次提及這事，都不禁淚流滿盈，我也覺得很可惜。外祖父常說：「做兄弟的，有今生沒有來世。」叮囑我愛護弟妹，不要吵架。縱然如此，我和弟妹總會有大大小小的爭執，但當我盛怒時，我也會憶起外祖父和他的話，我的看看弟妹，心想：「我會不會也有失去他們的一天呢？」雖然外祖父已不在人世，但他的話已刻在我的心中。

日本侵華時期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誠，紛紛從軍，保衛祖國，包括我的外祖父。當時抗日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，外祖父被派到廣州。隨後關西戰情告急，由於關西陸路受制於日軍，軍方決定空投傘兵，改用突襲策略。突襲當日，軍機航行中遭到日軍戰機的攔截，需要立即空投傘兵，因為沒有照原定計劃進行，加上情況危急，所以外祖父降落到一個鮮為人知的鄉郊地方，安全降落後，他知道他必須找一個地方躲藏起來。

他步行了很久，大約有十多里路，終於見到一戶人家，外祖父心想：「會不會有人居住呢？是敵？是友？」他提起步槍，敲敲木門，屋內傳出一陣碰撞聲，良久才有人有回應「是誰？」外祖父握緊步槍，回答道：「我是抗日軍，剛才與盟軍失散，你否你暫時收容我……」話音剛落，木門打開，一人把外祖父拉進屋內，「噓！安靜！這你發會暴露行蹤的。」那個人點起了屋內的小油燈，燈光照亮了他們的臉孔，彼此都再生活愣，多親切的面孔，「老哥！」「老弟！」原來當年外祖父的大哥為了與愛人一起硬起心腸，終生大事而和爸媽鬧翻了。最後，他離家出走，私自舉行婚事，爸媽初時也硬起心腸，但人心肉造，爸媽也開始內疚起來，曾經親自登門造訪，但都遇不上他們。

外祖父怎樣也沒想到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重遇親大哥。他們無所不談，談子女，談趣事，但一談起國事，大家就嚴肅起來。「大哥，我剛從了軍，我希望為國出力。」「爸媽他們知道嗎？他們批准你這樣做嗎？」「他們當然不同意，但男子漢大丈夫，國難當前，怎能坐視不理？」「好傢伙，有你有這個好老弟我就安心了。」外祖父笑了，「大哥，你帶嫂嫂回家去吧，爸媽很想你呢！」「我已把你嫂嫂安頓到香港去了。我沒有打算回去，我們現在要為國效命，傳達情報，要回去也要等戰事完結後再作打算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我們聽到汽車聲，大哥便虛掩窗簾，「老弟，外面的人好像在找你，跟我來。」大哥提起獵槍，帶着我的外祖父找地板的暗格，再把祖父推到暗道中，再關上暗門，大這剎那，外祖父看到一張親切的臉，也是最後一次。接着，就是漆黑一片，過了不說知多久，外祖父摸黑推開暗門，爬上去找大哥，他看到了門外的景象就愣了老半天沒說話的屍體欲哭無淚。大哥的屍體就躺臥在門外，身上滿佈傷痕，胸口刺了致命一刀，外祖父抱着大哥的屍體欲哭無淚。

當大哥的屍體僅有的餘溫都消失了，外祖父提起大哥的獵槍和數發子彈，找找大哥的遺物，再把情報文件全都扔到火爐裡燒毀了。「日本鬼子，我來了！」接着就衝了出去，他隨着繁亂的腳印，便發現了數個日軍正在草叢中搜索着，我外祖父伏在地上，輕輕地裝好獵槍，小心瞄準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準備瞄準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外祖父手心不停冒汗，他便對自己說：自己瞄準的不是人，只不過是一頭畜牲，於是他便鼓起勇氣，瞄準其中一頭「畜牲」的頭，扣起板機，「噠！」一聲，那頭「畜牲」倒下，引起一陣混亂，「畜牲」們爭相找掩護，「噠！」又一名「畜牲」倒下，「畜牲」們於是向草叢遠處掃射，拖着中槍的同伴爬上車，駛向草叢，「糟了，他們向外祖父轆過來，」他立刻避開；一頭碰到石塊，幸好他們沒有發現外祖父，他望着車子遠去，他開始覺得頭暈，他吃力地抱着獵槍，不停地跑，額頭上的鮮血徐徐而下，染紅了軍服，水與血混合在一起，他內心充滿著仇恨和歉疚，心也在絞痛着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外祖父便昏迷了。

到他醒來後，發現已身處在家裏，外祖父的媽媽摟着他大哭了，爸爸則站在一旁飲泣着，他們看到了外祖父大哥的遺物——一個有仁有義的大哥所留下來的遺物。